

春秋集傳

學

秋

學

學

學

春秋卷第六

張洽集傳

莊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宋故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旣爲之服郕又爲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杜氏注宋主兵班序上下以國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秋荊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爲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而書之以累桓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左氏无曹伯

杜氏注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緄氏縣幽宋

地○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
同尊周也○劉氏傳同盟者何穀同之盟也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
見曰會穀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儀禮覲禮詳矣桓非
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
伯也○程氏傳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
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伯天下
與之故書同

邾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杜氏注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下同

左氏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氏注齊桓公始伯

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疏云僖七年傳

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最貴齊以鄭不朝責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纂例曰

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胡氏傳書齊人以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

已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春秋待齊之意也
○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爲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爲使及非行人者也○襄陵許氏傳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以正法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權反之是以爲霸道者也至於宋襄執鄭之虐則桓不爲矣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作殲

左氏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滅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胡氏傳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遺民。能殲強齊之成。則申胥一同。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襄陵許氏曰。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誦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

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杜氏注詹不能仗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陸氏纂例逃者匹夫之事也○常山劉氏曰詹爲鄭卿見執於齊不能自辯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來他國斯可賤也○蘇

氏傳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
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胡氏傳齊桓始霸同盟
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
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
所常有多則爲災故以多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
以有爲災則書有蠶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冰是也至
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爲異惟其多而害五穀

則書之矣。○呂氏曰：麋多爲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所致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攷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注：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泰山孫氏傳：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我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

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蜚纂例云或作蜮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蜚射人者也孔氏疏云蜚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

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瘡如疥五行傳曰淫妒蜚亂之

氣所生也○左氏傳為災也○蘇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

九稱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蜚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

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胡氏傳春秋書物象之
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程氏傳鄆之巨室嫁女于陳

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摯之以往結好大國
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
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杜氏注結在野聞齊宋有會
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以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
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各來伐○劉氏權衡曰陳人
者陳大夫也○胡氏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
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
國之大事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
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

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
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
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謂本
有此命得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
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
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氏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爲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泰山孫氏曰文姜行惡比年如莒○胡氏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

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
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
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
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
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
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
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
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